

刊新學

浪花

泉 范

刊館書印祥永

文學新刊

范泉主編

浪花

小說集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號

版權
不准
翻印
所有

浪花

范泉著

發行
陳安

發行
永祥印書館
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

印刷
永祥印書館
上海西馬路二八號

范泉主編

文學新刊

每集六冊 分期出版

迷 霧 (小說) 司徒宗

春 情 曲 (小說) 歐陽翠

綠 荷 北 國 (散文) 范 泉

庸 園 集 (散文) 孔另境

子 夜 (戲劇) 吳 天

婦 娥 (戲劇) 顧仲彝

衣 冠 禽 獸 (戲劇) 顧仲彝

紅 樓 夢 (戲劇) 吳 天

世 紀 的 孩 子 (新詩) 朱維基

銀 字 集 雜 文 趙昌深

昨 日 (小說) 司徒宗

花 (小說) 范 泉

第一集

第二集

本書實價 元

目次

浪花·····	(一)
白色的山脈·····	(一五)
債·····	(三六)
陸大昆·····	(八三)
五月·····	(八七)
鼻涕·····	(一〇)

浪花

一

太陽從山坳裏探起了半個頭來，可是給淡淡的水霧矇住了。坐在金山嘴上的人們，抬頭朝向東方，只見一片乳色的白霧。

海濤洶湧着，澎湃着，嘯出一陣陣淒惋的聲音來。像暴風裏旗子般飄着的海浪，一個按住一個，有規律地角逐着，襲擊到金山嘴的山腳，用憤怒的吼叫，噴吐了無數的白沫，晶瑩的珠子一般的白沫。

這大概還是早上四點鐘的光景吧，然而金山嘴上的鹽民和金山嘴上的漁夫們，都已經從低矮的茅屋裏鑽出來。鹽民們舉起了手，遮住額角，在察看當天的天色，準備把鹽

床灌進海水，漁夫們卻忙着搬運破舊的漁網，在船首和船尾檢點了一切，隨後放開繩索，冒着白濤濤的浪花，漂流出去了。

海面鋪蓋了惱人的空虛。

惟有那海潮，它永遠拐着急促的步伐，在無邊際的海之心臟裏突擊着，把雪亮的浪花無休止地拋擲到船艙裏來。這時候，小虎兒正像往常一樣地，穿着山毛竹葉編成的水衣，戴着笠帽，用他健壯的胳膊和粗野的手，握住了風帆的線舵，呆呆地注視着這飛躍過來的浪花。和他並排駛着的有老三角的船，多禿子的船。他們是住在同村的本家，從金山嘴到金山尖去打魚，他們的船總是一股兒放出來的。

「小虎兒，呆着又是幹嘛呢？」

老三角眼見了小虎兒滿懷心事似的，便把提到嘴邊去的旱煙管拾回來，很關心似的這麼問。

「唔，那是……沒有什麼……」

說着，小虎兒的臉兒可轉紅啦，好像老三角這一提把小虎兒的祕密全給戳穿了似的，他羞澀地把風帆拉了拉，把腳邊的水壺提起來呷了口茶。

「他媽的，老三角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多禿子瞧見了小虎兒的那股窘勁就高興得倒轉了頭，做了做媚眼，大聲地叫：「咱們小虎兒可不司拉，前幾天，他媽的，不打謊，俺親眼兒看見，有一個白胖的娘兒看上了這小子哪！」

「是嘔，白胖的娘兒，這什麼話？」老三角有些好奇起來。

「真是，呵——他媽的，那還在七八天以前，俺跟小虎兒的兩條竹葉（註）漂出去的時候，小虎兒的線舵，這麼着……」多禿子把右手朝向南邊，用力一側，打了個比喻。……就折斷啦！風呼嚕嚕，呼嚕嚕的，就把竹葉漂出去，漂到了金山衛的灘腳，船就上了岸啦。他媽的，俺多禿子親眼兒看見，有一個娘兒，正在晒鹽床的娘兒呢……」

（註）因為打魚的船兩頭很尖，很像竹葉，所以漁夫們都用「竹葉」來稱謂自己的船。

句

「是嘢，那又怎嘛呢？」老三角把旱煙管陡地一縮，好奇地，睜大了老花眼，這麼問一

「怎嘛呢？」

「呵哈，這小子，真够他媽的，這麼一來就搭上啦！」多禿子把右手舉起，

招着手，打了比喻，隨後就趕忙接上去：「那娘兒就跑過來，幫他把竹葉推下了水，後來，啊，哼，」他吐了口唾沫。

「後來嘢？」老三角聽得有些出神了。

可是紅着臉的小虎兒卻再也按捺不住：

「多禿子，你別多嘴！——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！」

「嗨，還有象牙麼？真羞死！」多禿子用腳攔到線舵上去，把右手的食指在臉面上刮

了刮，意思是說：這娘兒，就叫小虎兒鉤上囉！

「是嘢，呵哈，哈哈！小虎兒，你倒是桃花蓮交足嘢！」老三角笑彎了腰。

小虎兒害羞得臉兒通紅，恨不能立刻鑽到水底裏去。他想不出更好的話來跟多禿

子賭嘴羞澀地拉轉了篷，讓船頭斜向金山衛的鹽灘，一面還靈巧地側下身用一隻木瓢兜了一滿瓢的海水，直向多禿子的身上漂過去：

「多禿子，你胡說……給你涼涼腦袋兒吧，哈哈！」

一瓢水直淋在多禿子的頭上，水從臉面掛下去，潑落在全身的衣服上。可是頑皮的多禿子怎麼甘休呢？他趕忙把水兜上頭，讓自己也兜了滿瓢的水漂過去。

然而小虎兒的竹葉已經轉了灣，漂得遠了。水像雨花一般地從天空掉落下來，全掉落在空虛的海面上。

浪濤滾滾地漂着，擁擠着小虎兒的船，在船的週邊起了一陣陣白色的浪花。

小虎兒又漂到鹽灘那兒去了。

「小虎兒——，你不去打魚了麼——？」

老三角眼見小虎兒的竹葉漂了開去，就去下旱煙管，站起身，用兩隻皺癯的手合到嘴邊，大聲地嚷。

從遠處飄來了小虎兒的回話：

「去的呀——去的呀——可是我有点兒事哪——」

二

天漸漸地開朗了。

小虎兒的竹葉一直漂到金山嶺的鹽灘邊。

「噓噓……噓噓……噓噓……」

小虎兒打着怪響亮的口哨。

鹽灘上有一條雪白的影子，牠很快的，向沙丘的這邊移過來，移過來。

白浪打到米黃色的沙粒上，像一張絲織的氈毯，噴着乳色的浪花，遮掩下來了。浪花一陣擁着一陣，在光亮的陽光裏閃耀着。

打鹽灘上飄來了一聲回響：

「喂——在這兒吶——」

竹葉漂到白色的人影那兒去了。

隨後，那雪白的人影，在清晨的水霧裏很快地閃到海邊，打沙灘上縱身一躍：

水——嘩啦！

一陣白浪。

人沒入了海水。一會，從海濤裏湧出了一條雪白的銀蛇。這條銀蛇帶了一身流滾的浪花，划到小虎兒的竹葉邊。

「白浪姐，你等久了吧？」

小虎兒用兩條有力的赤色的胳膊，擁住白浪姐的雪白的胸腋，從海的浪花裏拉到了船肚。

白浪姐急喘着氣，躺着，嘴角那兒掛着愉快的笑。

「又要……耽誤你……打魚的時間嘍！」

了。

她吞吞吐吐地，然而甜蜜地說。她的潔白的胸脯，一絲不掛地，正愉快地起伏着。

小虎兒瞧着這，臉上泛起一陣紅，但立刻，像捉到一條大魚似的，把他的全身撲上去

「可不是，我已經先捉到了——一條大白魚！」

一陣愉悅的笑，輕盈的笑。

笑聲跟浪濤的聲音混在一起，諧和着，——那是海的音樂。

太陽已經脫離海水，跳到燈塔的尖頂那兒去了。

三

兩個月以後的一天。

黎明。

可是天際掛滿了烏雲，好像要下雨的樣子。

老三角和多禿子的兩條竹葉，在激流的憤怒的海浪裏打了幾個旋，終於撒野一般地漂，一直漂流到金山衛的鹽灘。

鹽灘上已經站滿了人。

那些人們的一半，是從金山嘴上搭了竹葉，或者憑了一方破舊的木板漂過來的漁夫，他們有的頭角上流着血，手臂上綁了殷紅的血布，有的連衣服都來不及穿上，赤條條的，坐在沙丘上發呆。

混雜在這些漁夫們中間的，是那些每天做着鹽井和晒着鹽床的鹽民們，他們傳染到了漁夫們的驚恐，臉帶愁容地聽着一些駭人的消息。

當老三角和多禿子的竹葉漂過來的時候，人們擁上去了，圍繞着他們的是一片嘈雜的詢問聲。

老三角滿臉慌張，從已經撕破了布帆的竹葉裏跨出來，那毫無血色的嘴唇顫抖着。「湖毛子（註）一上岸吧，就是拉夫燒屋子完啦，什麼都完蛋啦！咱放出這條竹葉，可是

湖毛子噉，說不定今晚上就到這兒來嘛！」

老三角顫抖着嘴唇，無力地坐在沙丘上，用手摸摸他右側的衣紐：可是那旱煙管呢，他不是也都忘記帶了麼？

人們都哭喪着臉，人們的臉上都堆滿了烏雲。

只有多禿子滿高興，從沙丘上跳到大羣的人叢裏：

「他媽的，湖毛子厲害，可捉不到俺多禿子。俺跟小虎兒在一起，小虎兒這孬頭，叫湖毛子一槍，嘭，打死啦，可是俺多禿子，哼，他媽的，吡！」他乘便又吐下一口唾沫。

「小虎兒已經死了麼？」人叢裏突然有一個女人的聲音，她這麼急迫地問。

多禿子把目光移在這女人身上，眼睛一骨碌，這才知道那是小虎兒兩個月來常說起的——那情婦，叫什麼白浪姐的。多禿子倒有些呆住了：要告訴她呢，還是不但想呀想

（註）湖毛子就是日本人，那時候他們到杭州灣一帶來登陸。

的，他還是把小虎兒臨死時潑在他衣褲上的腦漿，拿給她看。

哇~~~~~

她嚎啕地大哭起來。

然而人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他們東張西望地滿是驚恐。

瞧瞧天，天上的烏雲更濃了，在遠遠的南方，烏雲已經起了白腳，——那該是傾盆大雨的迹象了吧？

四

一整天的大雨。

正因為雨，湖毛子這才沒有當天趕到金山衛上來。

鹽民們正在忙着整頓行李，吵吵嚷嚷的，整個的村落好像沸騰起來了。

只有白浪姐，她呆呆地，一聲不響地，坐在那沙丘上，淋在大滴的雨裏，眼看着憤怒的

海浪咆哮着，旋轉着。

鹽民們都自私地只顧自己逃難的工作，他們把破襪的衣物裝上了板車，用牲口縛着，開始跋涉泥濘的道路。他們一堆一堆地溜了，正像白濛濛的浪花一樣，一陣又一陣地湧開去，湧開去。

只有白浪姐，她孤零零地，誰也不知道她，呆呆地坐在海邊。雨水淋在她的髮上，背上，衣服含了水份，緊貼在她的身上。然而她睜大了眼，那麼癡呆地，眺望着遠方，那白濛濛的金山嘴的遠方。

在深夜裏，傾盆的大雨還沒有歇息。

一條掛着撕破了的布帆的竹葉，冒着兇惡的海浪和白濛濛的水煙，直向金山嘴漂去。

金山嘴的四週，圍繞着湖毛子的船，那些巨大的船隻也浴着漫天的水霧，迷迷濛濛地擺動着。

湖毛子們也許都已經睡熟了吧。

趁着漫天的水霧，這條竹葉輕飄飄地停在一隻巨大的湖毛子的船邊。

立刻，從竹葉裏躍出一個人，很小心地，攀住巨大的湖毛子的船甲，從一條掛梯上爬上去。

在甲板上立刻發出兩聲響——

嗤！

嗤！

爬上去的人用一柄利刀插死了兩個湖毛子。

但終於給湖毛子發覺了。

嘭！嘭！

「啊——」中了槍的人慘叫了一聲，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這女人，便從高高的船舷上倒下，在白濛濛的水霧裏牽動着身子，掙扎了幾下，然後